

县尉部汇考

汉

汉承秦制县置尉佐

按汉书百官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令长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

后汉

后汉定县大小置尉员数

按后汉书百官志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本注曰尉主盗贼凡有贼发主名不立则推索行寻案察奸宄以起端绪

注

应劭汉官曰大县丞左右尉所谓命卿三人小

县一尉一丞命卿二人雒阳孝廉左尉秩四百石孝廉右尉秩四百石

边县有障塞尉本注曰掌禁备羌夷犯塞

晋

晋制县置六部尉

按晋书职官志洛阳县置六部尉江左以后建康亦置六部尉余大县置二人次县小县各一人

宋

文帝元嘉十五年置尉如晋制唯县小者省之

按宋书文帝本纪不载 按百官志晋江右洛阳县置六部都尉余大县置二人次县小县各一人宋太祖元嘉十五年县小者省之

北齐

北齐制县置右部南部西部三尉

按隋书百官志云云

隋

隋制改尉为县正

按隋书百官志改尉为县正寻改正为户曹法曹分司

唐

唐制县尉品秩以上中下为差

按唐书百官志京县尉六人从八品下畿县尉二人正九品下上县尉二人从九品上中县尉一人从九品下中下县尉一人从九品下下县尉一人从九品下县尉分判众曹收率众调

高祖武德元年改书佐曰县尉寻改曰正

按唐书高祖本纪不载 按百官志注云云

武德七年改县正复曰尉

按唐书高祖本纪不载 按百官志注云云

元宗开元 年增置县尉

按唐书元宗本纪不载 按百官志注开元中上县万户中县四千户以上增尉一人其后畿县户不及四千亦置尉二人万户增一人

宋

太祖建隆三年每县置尉一员

按宋史太祖本纪建隆三年十二月丙戌诏县置尉一员理盗讼置弓手视县户为差 按职官志建隆三年每县置尉一员在主簿之下奉赐并同

干德二年春正月丁未令录尉有耄耄笃疾者举劾之

按宋史太祖本纪云云

开宝元年三月庚寅班县尉捕盗令

按宋史太祖本纪云云

仁宗至和二年开封祥符两县各增置尉一员凡县不置簿则尉兼之

按宋史仁宗本纪不载 按职官志至和二年开封祥符两县各增置尉一员掌阅习弓手戢奸禁暴凡县不置簿则尉兼之

孝宗隆兴 年诏尉不许差癯老疾病年六十以上之人邑大事烦则置二尉

按宋史孝宗本纪不载 按职官志云云

光宗绍熙 年诏尉恩科人年及六十不差

按宋史光宗本纪不载 按职官志云云

宁宗嘉定十三年诏极边县尉获盗酬赏班改岁以二员为额

按宋史宁宗本纪不载 按职官志云云

金

金县有赤次赤剧次剧又有上中下之分设尉以佐之

按金史百官志赤县尉四员正八品专巡捕盗贼余县置四尉者同此次赤县尉一员正九品诸县尉一员正九品

元

世祖至元二十年县定上中下三等各设尉一员

按元史世祖本纪不载 按百官志至元二十年定江淮以南三万户之上者为上县一万户之上者为中县一万户之下者为下县上县尉一员中县如上县之制下县如中县民少事简之地则以簿兼尉后又别置尉尉主捕盗之事

顺帝至正元年十一月戊寅彰德属县各添设县尉一员

按元史顺帝本纪云云

至正六年春二月戊申京畿盗起范阳县请增设县尉从之

按元史顺帝本纪云云

明

明制不置尉置典史一员为令属

按续文献通考云云

皇清

顺治十四年

大清会典顺治十四年置盛京奉天府所属衙门承德县典史一员

康熙七年

大清会典康熙七年定各县首领官典史一员

康熙九年

大清会典国初各官满汉间有不同康熙九年改归画一未入流京县典史各县典史

县尉部总论

文献通考

县尉

汉大县两尉小县一人长安有四尉分为左右部城东南置广部尉是为左部城西北置明部尉是为右部并四百石黄绶大冠主追捕盗贼伺察奸非 魏因之 晋洛阳建康皆置左部尉 宋齐梁陈并因之余县如汉制诸县道尉铜印黄绶朝服武冠 北齐郡县置三尉 隋改为正后置尉又分为户曹法曹 唐初因隋制

武德元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论事是也

武德中复改为正七年复为尉赤县置六员他县各有差分判诸司事高宗时为品官吏部选授 五代久废而盗贼斗竞则属镇将 宋朝建隆三年始每县复置尉一员在主簿之下俸赐与主簿同其镇将只许勾当镇下烟火争竞公事至和二年开封祥符两县增置一员元丰五年诏重立法地县尉并差使臣元佑元年苏辙言旧法县尉皆用选人近岁并用武臣自改法以来未闻盗贼为之衰息请复旧法诏除沿边县尉依旧外余并差选人崇宁元年诏重法地县尉差旧武臣处并依元丰法

县尉部艺文一

春夜桑泉别少府序

唐王勃

下官以穷途万里动脂辖以长驱王公以倾餼百壺别芳筵而促兴是以青阳半序明月中宵离亭拥花草之芳别馆积琴歌之思去留欢尽动息悲来惜投分之几何恨知音之忽间他乡握手自伤关塞之春异县分襟意切凄惶之路既而星河渐落烟雾仍开高林静而霜鸟飞长路晓而征骖动含情不拜空伫听于南昌挥涕无言请投文于西候因探一字四韵成篇

与夏县崔少府书

李峤

安成足下伏闻高义之日久矣缅惟徽范虔想德音山川契阔风月劳心何尝不煎九回苦百虑向清风而披襟仰高门而企躅然执事庸讵知哉盖理或宜符虽违必契物有汇感虽远必臻龙虎郁风云鱼龙

归林壑同声相应孔父精微之书同翼共飞马生通博之史仆窃不逊仰希古人以为天下襟期四海兄弟款平生于千载感气义于一言道或乖胶漆不能同其异志苟合楚越无以异其同万里比邻宁须群聚而会百年□契何必偃伏而游昔者锺君西入邀蒋生为臭味延陵北游款国侨为旧识斯并未言而信不介而亲芬若椒兰婉同琴瑟何哉诚相期之有素也若下官者落拓无系支离少合向尝效一艺于友朋关一奇于卿相形沦散冗名弃草泽通人未曾接赏谈士不以挂言行为消累动成嗤鄙然敢献区区之心者徒以萤烛之光不逮日月而□照之理同涓滴之水无覬江河而体润之原一也故辄布之于左右以为魏蜀两俊可复生于今吴郑两贤不独美于古此褊心所度足下岂有意耶且仆智不效于一官谋不周于千虑德惭季路诉甚伯寮畏此简书就兹文墨首路之日驰情下风不为燕雀联翩鸿鹄已远形留神往室迩人遐孤此宿心延伫何极然喜遇贤季得抒幽襟直置心许居然目击窃以通家自任更将睹奥为欢聊下拂尘之榻便登勒铭之座芝兰在室久久逾芳花萼连枝鞞鞞交映徒观其室居闲旷庭草芜没高窗纳景密树栖烟筵有丘中之琴案多濠上之帙怀情落落无事草元虚馆阴阴自然纯白此傲吏之遗赏高人之远致也加复披玩华藻终朝忘倦珠明玉润云蔚霞舒符彩相烛希声间起雕逾绘素采夺华虫之饰韵动旋宫响入飞龙之奏三月忘味疇足为多一朝投笔于是乎在想望光景若睹清颜下官才不逮人学非通敏徒以闻长者之余论忝好事之末流有时感激斐然牵课但短绠之才嗟于不及挈瓶之智患在屡空顷者关塞羁游风尘旅泊抒情歌事略有短篇未足追踵词人亦以言其所志窃不自外思简知音所冀南郢之声时参委巷东里之润或被庸章则駉骀获荐于九方腹背可俦于六翮矣仍恐豚肩禴薄未足享盈车之报糖饵非香不能致吞舟之获耳仆事已清白寻就西辕仰承

背夏涉秋方期戾止契阔不会我劳如何勉敬风猷
时敦景行李某谘

报三原李少府书

崔融

仆去夏遄征徂秋戾止于舍弟圆处辱吾子赠书撤
函敷纸恬神静讽龙文畅发居然异气射人风律雄
鸣自有奇音震物是何词裁清雅兴旨奥深黄缣白
锻吐其文玉篆银钩艳其彩超超美论上陵于八十
五篇婉婉成章下该于五十六字心灵密会许予以
烟霄鸾凤之交景气潜通博我以风雨鱼龙之感虽
曰不敏窃所庶几下走材不逮于中人名谬参于下
士颇亦希达者之陈迹慕君子之遗风何不勤勤于
接贤汲汲于结善见一才庶褰裳千里闻一德期负
笈七州而心迹相妨竟未之致也且仆之于君早钦
风素子未知仆载劳翰墨同声相应可谓知言庸讵
知哉是何言也善乎东方生有言曰士大夫相知何
必垂发齐年拊手尘游仆每览此嘉其旨气重其达
识斯可谓之知言矣足下博闻强学丰才赡思以为
魏蜀名游吴郑奇节不独于古可生于今若高明之
礼乐大器足并吞于八九若下走之瓶管小才岂与
言于万一也然才器虽不足揆风尚或可思齐区区
之诚有望于此耳夫黄金之为宝也重矣而众或砾
之白玉之为璞也真矣而众或非之木秀于林堆出
于岸者卒为风波所击材出于众行高于人者必为
时俗所讥以孔宣之德也而招毁于武叔以周公之
德也而见疑于管叔此古而有之子何为怪者若吾
子之兰熏雪白冰清玉润变通古今识贯终始而不
免于谗口者斯亦可以痛心哉然则霜雪增加然后
知松柏之劲也阴阳薄蚀然后知日月之明也涅而
不淄磨而不磷者此非其效欤嗟乎王事不遑行役
无定及君降止伊余载驰庶将自过黄叔度不意求
寻陈仲举参差不展踟蹰为劳而吾子泛交直造余
室弱季愚者因此得闻夕饱儒珍朝充道味南指有
资于先觉北面顿廓于初蒙成人之美君子之务也
遂令齐声五对嗣美一枝名登甲乙之科身预贤良

之末此非师资之效欤仆志尚幽闲体业疏放自拘文墨屡学栖迟院草侵口而不薙惜其十步有芳也庭树当轩而不徙重其一枝可巢也素琴委篋弦上之声勿取也道书盈架物外之情足征也此仆之不能忘怀聊复尔耳而子矜余以傲吏夸我以高人多见其玩人长德者也仆少乏文章长征学艺缘情体物诚所不工雕朽砺铅时有牵拙直将歌其劳事岂欲冒彼知音而吾子广肆褒扬深加提饰上揆飞龙之奏旁援仪凤之音语人必于其伦在仆何可至此足下德擅宗师名推雄伯文高积玉升学日以照天光韵警锵金激思风而吹地籁至若山柱河官之作珠胎鼎气之篇并登作者之心每讽词人之口窃沾余论久已怀音重劳赐简殊深荷戴谨当藏之于篋书之于绅奉以周旋期诸永久仆自恭承彩札握玩琼章笔砚俱焚神气都尽所以迟回旷日俯仰穷年者抑由于此矣亦将性不好书往贤之通论言非尽意前哲之美谈苟意得而言忘冀神交而道合耳而竟不能以已者恐爽无言不酬之美云耳相知心期要以会面景山足下勿我弃遗敬慎德音邀君岁暮耳当今六月颇暑三时隆赫敬想出忠入孝自公及私养亲以禄效官以智邕邕然致足乐也仆拙于札翰行复推遣未卜清言良深太息不具崔某白

同州韩城县西尉厅壁记 欧阳詹

说文曰尉之为言畏也亦慰也主也故字从尸示寸寸者寸量礼度以敬上示者示陈教令以谕下尸者典职司以居位敬上所谓畏谕下所谓慰居位所谓主全兹三者以莅王爵则仕义周是以古之人嘉用尉字为官号陶唐有太尉周有军尉秦亦有太尉與尉东南尉洎汉则复命县掾曰尉自是以名至于我唐无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极天启宇穷地辟土列县出于五千分为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曰望曰紧次紧曰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赤县仅二十万年为之最畿县仅于百渭南为之最望县出于百郑县为之最紧县出于百夏阳为之最上县仅三百韩城为

之最上之最次于紧之最非最之紧无与焉紧之最
次于望之最非最之望无与焉望之最次于畿之最
非最之畿无与焉畿之最次于赤之最非最之赤无
与焉最之县长于余县如麟凤五灵之长于群灵也
数长不数类则韩城之称与万年渭南郑县夏阳并
自紧而上簿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受资历至之而
至也上县而下则自解褐授韩城既上县之最簿尉
解褐之贵者唯三员伺其阙非年年之有或一员之
阙天下皆知之授之日亦皆知之曰某人授韩城尉
是其人则颂非其人则诽虽一命之官其人尚也如
此则主司慎择才地精美县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判
功户仓其署曰东厅一判兵法事其署曰西厅兹厅
兵法事之厅也根之州则司兵司法司事尽在形之
国则兵部刑部工部尽在兵主武法主刑工主土今
武未大成务尚繁刑未大措狱尚生工与人兴无时
休州县司或双曹六人分其职国则部属寮八九十
人分其职一人理六人八九十人之理虽小大有异
而揆绪不殊其绪不殊其官不易能至于易者则人
无敢易之人无敢易之则国必重之国重之则践洪
钧大柄所由乎此也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荥阳郑
伯义授焉郑自上累叶声名为天下闻郑以明经登
科又三举进士屈于命词学亦流辈推内行第一其
受命之年五月余诣焉十月又诣焉见东厅有记西
厅无记因请书示本厅姓氏序于左其或先于郑芳
馨犹存者亦得之至于郑皆系之若谱土壤广狭物
产有无尉非得主不敢僭序十月十五日记

授侯丕寿州霍丘县尉制 白居易

敕试太常寺奉礼郎翰林待诏上护军侯丕夫执艺
以事上奉诏而处中其于出入谨身夙夜祇命比他
局署实倍恭勤既宠之以职名又优之以禄俸盖先
劳后食之义也汝其承之可守寿州霍丘县尉依前
翰林待诏勋赐如故

魏兖二州所荐田夷吾曹璠二人准敕试诗日
终百首授以所贡郡县尉制 前人

敕乃者魏兗二帅以田夷吾曹璠并善属文贡置阙下有司奉报明试以诗五言百篇终日而毕藻思甚敏文理多通贤侯荐延宜有升奖因其所贡郡县各命以官而倚马员来衣锦归去以文得禄亦足为荣可依前件

同州澄城县功仓户尉厅壁记 杜牧

县之所重其举秀贡贤也今日自外诸侯之儒者旷不能升一人况尉乎次乃户税而已史记河渠书曰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即此地也征者俗讹为澄耳其地西北山环之县境笼其趾沙石相礲岁雨如注他皆淫滄不测征之土适润苗则大获天或旬而不雨民则蒿然四望失矣是以年多薄稔复绝丝麻蓝果之多饶固无豪族富室大抵民户高下相差埒然岁入官赋未尝期表鞭一人因征其来由耆老咸曰西四十里即畿郊也至如禁司东西军禽坊龙口彩工梓匠善声巧手之徒第番上下户互来进取挟公为首缘以一括十民之晨炊夜舂岁时不敢尝悉以仰奉父伏子走尚不能当其意往往系辱而去长吏固不敢援复况其养秩安禄者耶加以御女官多盘口其间递相占附比急热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不能与之角逐县令固无有为也非豪吏真工联纽相姻戚者率解去是以县赋益逋征民幸脱此苦者盖以西有通涧巨壑叉牙交吞小山峭径驰鞍马张机置者不便于此是以绝迹不到兼之土田枯鹵树植不茂无秀润气象咸恶之而不家焉民所以安活输赋者殆由此傥使征亦中其苦则墟矣尚安敢比之于他邑乎嗟乎国家设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刑今此咸墮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涧壑自为防限可不悲哉使民恃峻而不恃法则划土者宜乎墙山口河而自守矣燕赵之盗复何可多怪乎书其西壁俟传言者览焉

郑县尉厅壁记

梁肃

自华而东东距洛师抗雄多临大道其县有七若壤

接天府号因旧国分郑为之首又斜邻其陆焉天官每铨士补吏常属意于此三科之选其人尤精比畿服之偏者难易相隔不啻数等其地望可知也元年春正月之后贤侯才子曰兰陵萧倅以贞敏恪慎再命为尉掌仓曹出纳与工程修饰之事事举职修而令名随之暇日谓予曰兹邑之作非旧也初在于州东北隅广德中以贼臣周智先以河潼叛放暴兵官寺且胁诱将吏生立己祠而栋宇斯崇及王孙致诛牧民者从便宜而重改作乃刷灭凶慝之遗尘徙二治焉是厅盖祠之余也嘻曩者凭而为妖今乃即而为政合于大顺用鉴将来是宜书之以告昧者予于是着之屋壁且以纪夫人之美若风俗疆土与置邑之年代分于尉今监察御史黎逢尝编为郑志藏在州府中可覆视也故不书时御史中丞董公为邦之三载秋九月定安梁肃记

送东海孙尉诗序

杨盈川

东川孙尉文章动俗符彩射人官裁下士宣大夫之三德运偶上皇作东南之一尉庸才扰扰流俗喧喧谈远近为等差叙中外为优劣殊不知三元合朔九州同轨蓬瀛可访还疑上苑之中日月不占更似灵台之下彼其之子未为后时凡我友朋无劳疑别徒以士之相见人之相知必欲轩盖逢迎朝游夕处亦常烟波阻绝风流雨散去矣孙侯远离隔矣但当晨看旅雁君逢系帛之书夕望牵牛余候乘槎之客未能免俗何莫赋诗缀集众篇列之如左

范仲温可台州黄岩县尉 宋欧阳修

尔弟仲淹参吾大政方欲辅朕平赏罚推至公以修纪纲而正庶位尔今所任有土与民惟过与功别有赏罚尔勤厥职可不戒哉

临淄尉考词

黄庶

尉能捕盗使盗知不可免而不敢为盗亦去盗之一端也山东大约号多盗今临淄献一岁之状视他县者纔几人而已前件官为尉盖有助云

县尉李执中可察推制

王安石

□某先王之政荒则缓刑至于强不忌死而伤吾良民则去之亦不可以不急此朕所以严追胥之令信购赏之科不以岁凶多暴之时而为之废格尔能除盗实举其官迁以懋功往祇乃服可

尚书都省额外正名年满令史边士宁青州益都县尉制 前人

敕某尔以书赞治积岁有劳请命于朝序官一尉往共厥职无敢弗祇可

汜水县尉第一考词 傅尧俞

夫尉职捕盗而赏罚最着唯用得失多少为差汜水县前山溪而大河横其后旧多椎埋为奸今周岁无盗非畏尉而不为乎顾不贤于得盗多者哉虽赏不及尚宜优其课等可考中上

答赵尉 朱熹

九月八日熹叩首复书剡尉赵君奉议熹未得识面而远辱贻书副以手札已荷厚意而示以先正中丞行实使之论述以附其后则意又甚厚而非熹区区所得当也顾于先德慕用之深又不敢辞辄具数语如别纸若当代诸贤以有跋语幸以附其后而奏议之书尚欲夤缘请得一观倘辱开许只托石滁州附上虞潘干处或寄临安赵节推彼应时有便来也适此俗冗留来使数日乃得布此病倦草草仍不复作札并几情亮向寒千万以时为门户自爱讲学之意尚俟他日得以面论不宣熹再拜

答吴尉 前人

闻以职事见知宪台甚慰然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初官僻县遽为上官奖拔如此可以为惧而未可遽以为喜且当痛自检饬龟勉王事谨终如始不可便为恣肆及萌躁进之心也

又

岳仓书曲折全书已报矣只此便是学问底道理平日所与讲论者不过此耳幸思之仕官只是廉勤自守进退迟速自有时节切不可起妄念也官期不远不审何日定行到官凡百以廉勤爱民为心乃佳

又

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执事勤谨昼夜孜孜如临渊谷便自无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纵不知不觉错做了事也官所不比乡居几百动有利害诸事切宜畏谨也

河南县尉厅壁记

张景

县尉能御盗而不能使民不为盗盗贼息非尉之能盗贼繁过不在乎尉矣上失其平下苦其情弱者困死强者偷生盗之常也岂乐盗哉无竭民力民心安逸无尽民物民利丰实居乡聚族有良有睦履诈迹伪有责有愧民之常也孰肯为盗哉故曰能与过不在乎尉在时政之得失尔若夫平斗讼慑凶狡惟盗是御者尉之职也苟失其人则贪残诬枉民不胜弊反甚于盗焉今郡县至广庸不知所得者几何人哉太原王昭度字世范登进士第为河南尉尉之职无所不举虽然诚不足展世范之才顾其所得亦斯民幸矣世范与景有旧因求记刻于厅壁庶有信于后于是乎书

县尉部艺文二

诗

送李十一尉临溪

唐常建

泠泠花下琴君唱渡江吟天际一帆影预悬离别心以言神仙尉因致瑶华音回轸抚商调越溪澄碧林

赠秋浦柳少府

李白

秋浦旧萧索公庭人吏稀因君树桃李此地忽芳菲摇笔望白云开帘当翠微时来引山月纵酒酣清晖而我爱夫子淹留未忍归

赠瑕丘王少府

前人

皎皎鸾凤姿飘飘神仙气梅生亦何事来作南昌尉清风佐鸣琴寂寞道为贵一见过所闻操持难与群毫挥鲁邑讼目送瀛洲云我隐屠钓下尔当玉石分无由接高论空此仰清芬

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

前人

昔为大堤客曾上山公楼开碧嶂满拂镜沧江流

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此地别夫子今来思旧游
朱颜君未老白发我先秋壮志恐蹉跎功名若云浮
归心结远梦落日悬春愁空思羊叔子堕泪岷山头

赠溧阳宋少府陟

前人

李斯未相秦且逐东门兔宋玉事襄王能为高唐赋
常闻绿水曲忽此相逢遇扫洒青天开豁然披云雾
葳蕤紫鸾鸟巢在昆山树惊风西北吹飞落南溟去
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白玉栖青蝇君臣忽行路
人生感分义贵欲呈丹素何日清中原相期廓天步

送当涂赵少府赴长芦

前人

我来扬都市送客回轻舫因夸楚太子便睹广陵涛
仙尉赵家玉英风凌四豪维舟至长芦目送烟云高
摇扇对酒楼持袂把蟹螯前涂傥相思登岳一长谣

送杨少府赴选

前人

大国置衡镜准平天地心群贤无邪人朗鉴穷情深
吾君咏南风袞冕弹鸣琴时泰多美士京国会缨簪
山苗落涧底幽松出高岑夫子有盛才主司得球琳
流水非郑曲前行遇知音衣工剪绮绣一口伤千金
何惜刀尺余不裁寒女衾我非弹冠者感别但开襟
空谷无白驹贤人岂悲吟大道安弃物时来或招寻
尔见山吏部当应无陆沈

酬谈少府

前人

一尉居倏忽梅生有仙骨三事或可羞匈奴晒千秋
壮心屈黄绶浪迹寄沧洲昨观荆岷作如从云汉游
老夫当暮矣蹀足惧骅骝

送黎六郎赴阳翟少府

韦应物

试吏向嵩阳春山蹀躞芳腰垂新绶色衣满旧芸香
乔树别时绿客程关外长祇应传善政日夕慰高堂

送五经赵随登科授广德尉

前人

明经有清秩当在石渠中独往宣城郡高斋谒谢公
寒原正芜漫夕鸟自西东秋日不堪别凄凄多朔风

送李郎尉武康

岑参

潘郎腰绶新雪上县花春山色低官舍湖光映吏人
不须嫌邑小莫即耻家贫更作东征赋知君有老亲

送张子尉南海

前人

不择南州尉高堂有老亲楼台重蜃气邑里杂蛟人
海暗三山雨花明五岭春此乡多宝玉慎勿厌清贫

送郑少府赴滏阳

前人

子真河朔尉邑里带清漳春草迎袍色晴花拂绶香
青山入官舍黄鸟度宫墙若到铜台上应怜魏寝荒

送楚丘曲少府赴官

前人

青袍美少年黄绶一神仙微子城东面梁王苑北边
桃花色似马榆荚小于钱单父闻相近家书早为传

送裴少府

张万顷

夕膳望东周晨装不少留酒中同乐事关外越离忧
座湿秦山雨庭寒渭水秋何当鹰隼击来拂故林游

春日长安送从弟尉吴县

李嘉佑

春愁能浩荡送别又如何人向吴台远莺飞汉苑多
见花羞白发因尔忆沧波好是神仙尉前贤亦未过

巨鹿赠李少府

高适

李侯虽薄宦时誉何籍籍骏马常借人黄金每留客
投壶华馆静纵酒凉风夕即此遇神仙吾欣知损益

酬司空璠少府

前人

飘飘未得意感激与谁论昨日遇夫子仍欣吾道存
江山满词赋札翰起凉温吾见风雅作人知德业尊
惊口荡万木秋气屯高原燕赵何苍茫鸿雁来翩翩
此时与君别握手欲无言

酬李少府

前人

出塞魂屡惊怀贤意难说谁知吾道间乃在客中别
日夕捧琼瑶相思无休歇伊人虽薄宦举代推高节
述作凌江山声华满冰雪一登蓟丘上四顾何惨烈
来雁无尽时边风正骚屑将从崖谷遁且与沈浮绝
君若登青云余当投魏阙

淇上别刘少府子英

前人

近来住淇上萧条惟空林又非耕种时闲散多自任
伊君独知我驱马欲招寻千里忽携手十年同苦心
求仁见交态于道喜甘临逸思乃天纵微才应陆沈
飘然归故乡不复问离襟南登黎阳渡莽苍寒云阴

桑叶原上起河凌山下深途穷更远别相对益悲吟

送裴二口作尉永嘉 杜甫

孤屿亭何处天涯水气中故人官就此绝境与谁同
隐吏逢梅福游山忆谢公扁舟吾已就把钓待秋风

送修武元少府 钱起

寸禄荣色养此行宁叹惜自今黄绶采兰时不厌丹
墀芳草色百战荒城复井田几家春树带人烟黎甿
久厌蓬飘苦迟尔西南惠月传

送昆山孙少府 前人

徇禄近沧海乘流看碧霄谁知仙吏去宛与世尘遥
远帆背归鸟孤舟抵上潮悬知讼庭静窗竹日萧萧

李四劝为尉氏尉李七勉为开封尉

前人

美政惟兄弟时人数俊贤皇枝双玉树吏道二梅仙
自理尧唐俗唯将礼让传采兰花萼聚就日雁行联
黄绶俄三载青云未九迁庙堂为宰制几日试龙泉

送孙十尉温县 前人

飞花落絮满河桥千里伤心送客遥不惜芸香染黄
绶惟怜鸿羽下青霄云衢有志终骧首吏道无媒且
折腰急管繁弦催一醉颓阳不驻引征镳

寄武陵李少府 韩翃

小县春山口公孙吏隐时楚歌催晚醉蛮语入新诗
桂水遥相忆桃源暗有期郢门千里外莫怪尺书迟

送营城李少府 前人

怀禄兼就养更怀趋府心晴山东里近春水北门深
新绶映芳草旧家依远林还乘郑小驷躞蹀县城阴

盖少府新除江南尉问风俗 郎士元

闻君作尉向江潭吴越风烟到自谙客路寻常随竹
影人家大抵傍山岚缘溪花木偏宜远避地衣冠尽
向南惟有夜猿啼海树思乡望国意难堪

送黎燧尉阳翟 卢纶

玉貌承严训金声称上才列筵青草偃骤马绿杨开
潘县花添发梅家鹤暂来谁知望恩者空逐路人回

送元昱尉义兴 前人

欲成云海别一夜梦天涯白浪缘江雨青山绕县花
风标当剧部冠带称儒家去矣谢亲爱知予发已华
送赵给事侄尉丹阳 李端

太傅怜群从门人亦贱回入官先爱子赐酒许同杯
淮海春多雨蒹葭夜有雷遥知拜庆后梅尉称仙才
同从叔简酬卢殷少府 孟郊

梅尉吟楚声竹风为凄清深虚冰在性高洁云入情
借水洗闲貌寄蕉书逸名羞将片石文斗此双琼英
送信安刘少府

自常州

参军选授

叔德舆

相看结离念尽此林中绿夷代轻远游上才随薄禄
参卿滞孙楚隐市同梅福吏散时泛弦宾来闲覆局
襟情无俗虑谈笑成逸躅此路足滩声羨君多水宿
送韦整尉长沙 张祜

远远长沙去怜君利一官风帆彭蠡疾云水洞庭宽
木客提蔬束江乌接饭丸莫言卑湿地未必乏新欢
送南陵李少府 许浑

高人亦未闲来往楚云间剑在心应壮书穷鬓已斑
落帆秋水寺驱马夕阳山明日南昌尉空斋又掩关
送沈卓少府任江都 前人

炀帝都城春水边笙歌夜上木兰船三千宫女自涂
地十万人家如洞天艳艳花枝官舍晚重重云影寺
墙连少年作尉须兢慎莫向楼前坠马鞭

早春送湘潭李少府之任 刘得仁

柳新春水湄春岸草离离祖席觞云尽离人泪各垂
业文传不朽作尉岂多时公退琴堂上风吹斑竹枝
送顾少府 项斯

作尉年犹少无辞去路赊渔舟县前泊山吏日高衙
幽景临溪寺秋蝉织杼家行程须过越先醉镜湖花
送顾少府之永康 马戴

婺女星边去春生即有花寒关云复雪古渡草连沙
宿次吴江晚行侵日饶斜官传梅福政县顾赤松家

烧起明山翠潮回动海霞清高宜阅此莫叹近天涯

送薛能少府任盩厔 李频

不才甘下第君子蹇何重相送昆明岸同看太白峰
数瓢留顷刻残照迫从容好去烟霞县仙人有旧踪

送陆肱尉江夏 前人

如何执简去便作挂帆期泽国三春早江天落日迟
县人齐候处洲鸟欲飞时免褐方三十青云岂白髭

送许棠归泾县作尉 前人

青桂复青袍一归荣一高县人齐下拜邑宰共分曹
绕郭看秧插寻街听茧缫封侯万里者燕颔乃徒劳

送从弟筹任告成尉 许棠

海上从戎罢嵩阳佐县初故人皆羨去吾祖旧曾居
地古多生药溪灵不聚鱼唯应寻隐者闲寺讲仙书

送人尉黔中 周繇

盘山行几驿水路复通巴峡涨三川雪园开四季花
公庭飞白鸟官俸请丹砂知尉黔中后高吟采物华

送百篇之任青阳县尉 张乔

都堂公试日词翰独超群品秩台庭与篇章圣主闻
乡连三楚树县对九华云多少青门客临岐共羨君

送南陵尉李频 前人

重作东南尉生涯尚似僧客程淮馆月乡思海船灯
晚雾看春穀晴天见朗陵不应三考足先授诏书征

送三传赴长城尉 前人

登科精鲁史为尉及良时高论穷诸国长才并几司
地倾流水疾山送过云迟暇日琴书畔何人对手口

送舒州宿松县傅少府 罗隐

江蓠漠漠树重重东过清淮到宿松县好也知临浣
水官闲应得看灞峰春生绿野吴歌怨雪霁平郊楚
酒浓留取余杯待张翰明年归棹一从容

赠溧水崔少府 杜荀鹤

庭户萧条燕雀喧日高窗下枕书眠祇闻留客教沽
酒未省逢人说料钱洞口礼星披鹤氅溪头吟月上
渔船九华山叟心相许不计官卑赠一篇

送缙云尉 张蠙

释褐从仙尉之官兴若何去程唯水石公署在云萝
野饭楼中迴晴峰案上多三年罢趋府应更战高科
送友尉蜀中 前人

故友汉中尉请为西蜀吟人家多种橘风土爱弹琴
水向昆明阔山通大夏深理闲无别事时寄一登临
寄华阴姚少府 喻坦之

泰华当公署为官兴可知砚和青霭冻帘对白云垂
峻掌光浮日危莲影入池料于三考内应惜德音移
送卢少府之任巩洛 李洞

从知东甸尉铨注似恩除带土移嵩木和泉送尹鱼
印口寒鹭宿壁记醉僧书堂下诸昆在无妨候起居
赠永真杜翱少府 李中

蓝袍竹简佐琴堂县僻人稀觉日长爱静不嫌官况
冷苦吟从听鬓毛苍闲寻野寺听秋水寄睡僧窗到
夕阳騫翥会应霄汉去渔竿休更恋沧浪

吉水作尉酬高援秀才见赠 前人
佐邑惭无术敢言贫与清风骚谁是主烟月自关情
卷箔当山色开窗就竹声怜君惠嘉句资我欲垂名
任适尉乌程 宋梅尧臣

俯作乌程尉折腰还自甘卞峰晴照黛雪水晓澄蓝
葑上春田辟芦中走吏参到时苹叶长柳恹在江南
河南王尉西斋 前人

官舍古城隅西斋何寂寂种竹幽趣深开屏翠光滴
青山露南墙落日明东壁危台起其旁平隰坐可覩
岁暮野田空天高霜隼击更怜风月时几弄林间笛
答江安尉鲜于顷野翁 冯山

宝峰首相聚锦屏袂一判音容阻良覩岁月嗟易换
我官潼江曲君尉泸水岸到处逢酒徒无人作诗伴
南风洒襟袖佳句适我愿汶蜀几万里信息偶中断
三轩风雅会萧条各分散孤吟少俦侣众喙易嘲嚙
念君同所嗜路近声可唤唱酬实相眷牵率岂辞惮
亶亶郊籍心无为簿书乱

简刘尉 方岳
秋风昨夜起碧宙已澄穆肯乘鸡栖车远过蜗壳屋

纵无二顷秫亦有两窗竹喜逢谏议面未负将军腹
灯寒一夜话梦破十年读贫味故自佳柔蔬雨中绿
赋得姑苏台送周仕宣南台典史

元瞿智

高台嵬嵬插天起势压雄城三百里云窗雾合迷绛
烟日日吴王醉西子桂膏兰烬烧春云锦丝瑶管空
中闻甲兵重来破歌舞粲齿修眉散如雨双钩带血
不敢飞城荒草碧春风吹祇今惟有台前月曾照吴
宫花发时慷慨悲歌叹陈迹霜乌怨啼霜叶赤明朝
送客过锺陵西望茫茫正湖白

送徐典史归四明

李存

细雨堂前酒初梅雪后吟谁云新识面已是旧知心
冉冉莲花幕青青桂子林箎瓢千古意临别一何深

送万典史之黄冈

明罗□

诗脚更无地门开直到江县楼对鱼市驿舍接船窗
鸟立藏蛇竹蚁缘系马桩听琴还听笛不是故园腔

送人尉蜀

林宗大

百仞高峰入县门官闲何地不君恩莫将万里思家
泪落尽巴江一夜猿

别徐尉之任广昌

杨道宾

遗爱苕溪上新纶楚水边人疑徐孺子尉即汉神仙
柳色怜分袂春风动别筵当官三事在慎勿负先贤

县尉部纪事

汉书李广传广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
从人田间饮还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
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广亭下

述异记汉雍仲进南海香拜洛阳尉号曰香尉

后汉书桥元传元举孝廉补洛阳左尉时梁不疑为
河南尹元以公事当诣府受对为所辱弃官还乡里
魏志武帝本纪太祖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
部尉迁顿丘令

注

曹瞞传曰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

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

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于是共称荐之故迁为顿丘令

蜀志刘备传先主灵帝末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弃官亡命

太平御览先贤行状程坚为北阳尉贫无车马常步行郡间给事

唐书颜师古传师古授安养尉尚书左仆射杨素见其年弱谓曰安养剧县子何以治之师古曰割鸡未用牛刀素惊其言大后果以干治闻

张行成传行成补谷熟尉家贫代计吏集京师擢制举乙科改陈仓尉高祖谓吏部侍郎张锐曰今选吏岂无才用特达者朕将用之锐言行成调富平主簿刘延佑传延佑补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绩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无为出人上延佑钦纳

刘仁轨传仁轨转陈仓尉部人折冲都尉鲁宁者豪纵犯法县莫敢屈仁轨约不再犯而宁暴横自如仁轨榜杀之州以闻太宗曰尉而杀吾折冲可乎召诘让仁轨对曰宁辱臣臣故杀之帝以为刚正更擢咸阳丞

太平御览唐卢庄道为长安尉太宗将录囚京宰以庄道年幼惧不克举欲以他尉代之庄道不从翌日太宗召囚庄道徐以状进引诸囚入评其轻重及留系日月应对如神太宗惊叹

唐书员半千传半千调武陟尉岁旱劝令殷子良发粟賑民不从及子良谒州半千悉发之下赖以济刺史大怒囚半千于狱会薛元超持节度河让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耶释之

裴守真传守真调干封尉养寡姊谨甚士推其礼法永淳初关中旱悉禀禄奉姊及诸甥与妻息恶食不贍也授太常博士

许景先传景先释褐夏阳尉神龙初东都造服慈阁

景先献赋李迥秀见其文畏叹曰是宜付太史

窦怀贞传怀贞进左御史大夫时政令多门赤尉由墨制授御史者众或戏曰尉入台多而县办否对曰办于异日问其故答曰佳吏在侥幸去故办闻者皆笑

裴守真传守真子子余补鄂县尉时同舍李朝隐程行谿以文法称而子余以儒显或问优劣于长史陈崇业答曰兰菊异芬胡有废者

郑惟忠传惟忠补井陘尉天授中以制举召见廷中武后问举者何所事为忠对皆不合旨惟忠曰外扬君之美内正君之恶后曰善擢左司御胄曹参军

崔日用传日用为芮城尉大足元年武后幸长安陕州刺史宗楚客委以顿峙馈献丰甘称过宾使者楚客叹其能亟荐之擢为新丰尉

张嘉贞传嘉贞补平乡尉坐事免长安中御史张循宪使河东事有未决病之问吏曰若颇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贞对循宪召见咨以事嘉贞条析理分莫不洗然循宪大惊试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为能循宪对皆嘉贞所为因请以官

郭震传震为通泉尉任侠使气常盗铸及掠卖部中口千余以饷遗宾客百姓厌苦武后知所为召欲诘既与语奇之索所为文章上宝剑篇后览嘉叹

苏□传□调鄂尉时李义琰为雍州长史鄂多讼日至长史府□裁决明辨自是无诉者义琰异之顾听事曰此公座也恨吾齿晚不及见

席豫传豫补襄邑尉奏事阙下会节愍太子难安乐公主请为皇太女豫曰昔梅福上书讥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请立皇太子语深切人为寒惧太平公主闻其名将表为谏官豫耻污诋谒遁去俄举贤良方正异等

严挺之传挺之调义兴尉号材吏姚崇为州刺史异之崇执政引为右拾遗

李白传张旭初仕为常熟尉有老人陈牒求判宿昔又来旭怒其烦责之老人曰观公笔奇妙欲以藏家

尔

穆宁传宁刚正气节自任以明经调盐山尉安禄山反署刘道元为景城守宁募兵斩之檄州县并力捍贼

娄师德传师德调江都尉扬州刺史卢承业异之曰子台辅器也当以子孙相诿论僚吏哉

李勉传勉调开封尉汴州水陆一都会俗厯错号难治勉摧奸决隐为有名

李程传程调蓝田尉县有滞狱十年程单言辄判京兆状最迁监察御史

裴均传均以明经为诸暨尉数从使府辟矜矜以才显

裴耀卿传耀卿子综综子佶授蓝田尉德宗诏发畿县民城奉天严郢为京兆政刻急本曹尉韦重规妻乳且疾不敢免佶请代役要如程当时称其义

姚合传合元和中进士及第调武功尉善诗世号姚武功

杨凭传凭贬临贺尉所善客徐晦者字大章第进士擢栎阳尉凭得罪姻友惮累无往候者独晦至蓝田慰饯宰相权德舆谓曰君送临贺诚厚无乃为累乎晦曰方布衣时临贺知我今遽忍弃耶有如公异时为奸邪潜斥又可尔乎德舆叹其直称之朝李夷简遽表为监察御史晦过谢问所以举之之由夷简曰君不负杨临贺肯负国乎

柳公绰传公绰授渭南尉岁歉仅其家虽给而每饭不过一器岁丰乃复或问之答曰四方病饥独能饱乎

孟郊传郊年五十得进士第调溧阳尉县有投金□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积水郊间往坐水旁裴回赋诗而曹务多废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

玉泉子段文昌又尝佐太尉南康王韦皋为城都馆驿巡官忽失意皋逐之使作灵池尉羸童劣马奔迫就限去灵池六七里已昏黑路绝行人忽有两炬前引更呼曰太尉来就及郭门两炬皆灭先时韦皋奏

使入长安素与刘禹锡深交禹锡时为礼部员外郎与日者从容文昌入谒日者匿于帘下既去日者谓禹锡曰员外若图省转事势殊远须待十年后此客入相方转本曹正郎尔自是禹锡失意连授外官十余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锡吏部郎中

大唐新语魏奉古制举擢第授雍丘尉尝日公燕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览之曰皆旧文援笔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座抚掌奉古徐笑曰适览记之非旧习也由是知名时姚珽莅汴州群僚毕谒珽召奉古前曰此聪明尉耶他日持口目令尔奉古奉古一览便讽千余言珽惊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尝见此终兵部侍郎

裴景升为尉氏尉以无异效不居最课考满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节若是岂可使无上考选司何以甄录也俗号考终为送路考省校无一成者然敢竭愚思仰申清德当冀中也为之词曰考秩已终言归有日千里无代步之马三月乏聚粮之资食唯半菽室如悬磬苦心清节从此可知不旌此人无以激劝时人咸称亮之推贤景升之考省知左最官至青刺

剧谈录河南伊闾县前有大溪僚佐有入台省者先有滩出石砾金沙澄澈可爱牛僧孺为尉一日报滩出邑僚列筵观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台当有双鸂立僧孺祝曰既能有滩何惜鸂宴未竟一双飞下不旬日召拜西台御史

唐书李商隐传商隐调弘农尉以活狱忤观察使孙简将罢去会姚合代简谕使还官又试拔萃中选王茂元镇河阳爱其才表掌书记以子妻之

朝野僉载滑州灵昌尉梁士会官科鸟翎里正不送举牒判曰官唤鸟翎何物里正不送鸟翎佐使曰公大好判鸟翎太多会索笔曰官唤鸟翎何物里正不送鸟翎有识之士闻而笑之

宋史张洎传洎解褐上元尉李景长子弘冀卒有司谥武宣洎议以为世子之礼但当问安视膳不宜以武为称旋命改谥

山堂肆考五代之季武臣擅州县之权遂罢县尉宋太祖欲复旧制御讲武殿召三铨选人有乐为尉者东面立选人多不欲皆西面立帝曰迂儒如此令驱之出是后乐为者众矣

燕翼贻谋录旧制县尉捕盗无改官者干德六年三月庚寅诏尉逐贼被伤全火赐绯三分之二者减三选加三阶五分之二者减二选加二阶三分之一者减一选加一阶

宋史李惟清传惟清解褐涪陵尉民尚淫祀病不疗治听于巫覡惟清擒大巫笞之民以为及祸他日又加捶焉民知不神然后教以医药稍变风俗时遣宦官督输造船木纵恣不法惟清奏杀之由是知名冯元传元授江阴尉时诏流内铨取明经者补学官元自荐通五经谢泌笑曰古治一经或至皓首子尚少能尽通耶对曰达者一以贯之更问疑义辨析无滞补国子监讲书

翰苑新书宋王博文为建昌南丰尉有能声里人饶光辅着盱江报政录

宋史杨告传告调庐江尉时张景笞吏死而吏捕急逃归告惧告不见纳告曰君勿忧也吾死生以之景卒免

陈尧佐传尧佐从子渐始仕为天水县尉时学者罕通扬雄太元经渐独好之着书十五篇号演元奏之召试学士院

俞献卿传献卿补安丰县尉有僧贵宁积财甚厚其徒杀之诣县治言师出游矣献卿曰吾与宁善不告而去岂有异乎其徒色动因执之得其所瘞尸一县大惊

挥麈后录大中祥符间章圣祀汾阴至泰山下聚观者几数万人阗拥道路警蹕不能进上以询左右或云村民所畏者尉曹也俾弹压之即命亟召之少焉一绿衣少年跃马驰疾而前群氓大呼官人来矣奔走辟易而散上笑云我不是官人邪

宋史司马池传池历建德郟县尉蜀人妄言戍兵叛

蛮将入寇富人争瘞金银逃山谷间令闾丘梦松假他事上府主簿称疾不出池摄县事会上元张灯乃纵民游观凡三夕民心遂安

张旨传旨进保定军司法参军上书转运使锺离瑾愿补一县尉捕剧贼以自效瑾壮其请为奏徙安平尉前后捕盗三百余人尝与贼斗流矢中臂不顾犹手杀数十人擢试秘书省校书郎

余靖传靖为赣县尉试书判拔萃改将作监丞

江休复传休复进士起家为蓝山尉骑驴之官每据鞍读书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

汇苑详注宝元初有明州慈溪县尉裴明允倜傥不群虽处下位有忧天下之心屡上书言事

晰狱龟鉴蔡高调福州长溪尉县媪二子渔于海俱亡媪与某氏为讎告县捕贼吏皆难之曰海有风波安知不水死乎虽果为讎所杀若不得尸则于法不可理高独谓邑媪有冤不可不为理也乃阴察讎家得其迹与约曰十日不得尸则为媪受捕贼之责凡宿海上七日潮浮二尸至验之皆杀也乃捕讎家伏法高乃端明殿学士襄之弟也

合璧事类宋仁宗至和间山阳尉李宗怒百姓诉蝗抑令食之提刑孙锡劾之上怒曰县尉亦亲民之官谓其能慰安于民而不与民除害反伤民命斥之

宋史胡宿传宿为扬子尉县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数千人以荐为馆阁校勘

吴及传及为候官尉闽俗多自毒死以诬仇家官司莫能辨及悉为谳正前后活五十三人提点刑狱移其法于一路

陈荐传荐为华阳尉盗杀人弃尸民田荐出验有以移尸告者田主又杀其母县欲闻致杀二人以追荐失盗之责荐不可曰焉有诬人以自贲者耶已而获盗

燕肃传肃孙瑛以荫为瑕丘尉县人习为盗瑛榜谕曰今平民或呼以盗必怒见词色顾乃舍耕稼本业为人所不肯为者及陷于罪则终身不齿于乡间尉

不忍以是待汝盗感悟为稍弭

舒亶传亶试礼部第一调临海尉民使酒詈逐后母至亶前命斩之不服即自起斩之投劾去王安石当国闻而异之

孔文仲传文仲调余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请谒转运使在杭召与议事事已驰归不诣府人问之曰吾于府无事也

李周传周登进士第调长安尉岁饥官为粥以食饿者民盆集不可禁县以属周周设楛间老少男女无一乱者都巡检赵喻诘盗南山诸尉皆属焉喻悍急多行无礼独于周不敢肆

宗泽传泽调大名馆陶尉吕惠卿帅鄜延檄泽与邑令视河埽檄至泽适丧长子奉檄遽行惠卿闻之曰可谓国尔忘家者适朝廷大开御河时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泽曰浚河细事乃上书其帅曰时方凝寒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扰而办卒用其言上闻从之

泊宅编宗泽婺州农家子登进士科任馆陶尉凡获逃军即杀之邑境为之无盗时吕大资惠卿帅大名闻其举因召与语仍荐之且戒云此虽警盗贼之一策恨子未阅佛书人命难得安可轻杀况国有常刑乎

紫薇诗话范正平子夷丞相忠宣公长子少有高节专务静退绍兴中钦圣向后为其家作功德寺为屋数百间百姓诉其地民间地也朝廷下其事开封府尹王震户部尚书蔡京皆定以为官地民诉不已再委开封尉核实时子夷适为开封尉验治实民间地哲宗问正平何人家执政对曰纯仁子也上曰名家有手诏改寺城外王震蔡京各赎金用事者怒之开封县有二尉一尉治内一尉治外子夷治外尉也治内尉失囚被谴遂并子夷冲替子夷不恤也常以为好事到手难得岂可不做做而被罪其庸多矣后益连蹇不进恬如也常乘一马卑小谢公定赠诗云一官如马小众眼似衫青

过庭录崔豫忠宣长外孙也为长安县尉为人自负厚于责物忠宣守洛崔以书求教忠宣答之其略曰我平生所学唯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未尝顷刻离此又云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尔曹但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也

宋史孙馨传馨调武平尉捕获名盗数十谢赏不受再调越州司法参军

洪彦升传彦升调常熟尉奉母之官既至前尉欲申期三月以规荐而中分奉入彦升处僧舍却奉不纳如约始交印

唐恪传恪调郴尉县民有被害而尸不获吏执其邻人抑使自诬令以为信恪争之令曰否将为君累恪曰吾为尉而盗不能捕更俾亡事死乎躬出访求夕若有告者旦而得尸遂获盗

郭僎传僎调海州东海县尉权祥符县尉时童贯子师闵死敕葬邑境僎任道途之役贯命彻民屋之当道者僎先籍童氏屋数十间欲毁之贯遽令勿毁由是民屋得免

张运传运迁潭州攸县尉高宗南渡剧贼王在据岐山潭帅征兵戍岳运将二千人先至岳贼平改临江新淦丞

李迨传迨初调渤海县尉时州县团结民兵民起田亩中不闲坐作进退之节或晔不受令迨立赏罚以整齐之累月皆精练部伍如法部刺史按阅无一人乱行伍者遂荐之朝

挥麈前录建炎己酉岁二月金人举国南寇时太上驻蹕维扬寇既次临淮郡相距甚迩有招信尉以所部弓手百余人拒敌是日也尘氛蔽日鹵初不测其多寡遂相拒逾半日尉与众竟死不退于是探骑得疾走上闻乘輿百寮仅得南渡倘非尉悉力以扼其锋俾探骑得上闻则殆矣尉之姓名不传于世可恨友人王彦国献臣能道其详他日当问之为求大手笔作传近见程可久云尉姓孙亦尝以白国史汪圣

锡矣

宋史詹体仁传体仁父慥调赣州信丰尉金人渝盟慥见张浚论灭金秘计浚辟为属

叶颙传颙登绍兴元年进士第为广州南海县主簿摄尉盗发州檄巡尉同捕巡检获盗十余人归其劳于颙颙曰掠美欺君幸赏三者皆罪不忍为也帅曾开大喜之

王淮传淮为台州临海尉郡守萧振一见奇之许以公辅器

叶衡传衡绍兴十八年进士第调福州宁德主簿摄尉以获盐寇改秩知临安府于潜县

谢谔传谔调峡州夷陵主簿未上抚之乐安多盗监司檄谔摄尉条二十策大要使其徒相纠而以信赏随之群盗果解散

刘宰传宰既冠入乡校卓然不苟于去就取舍绍熙元年举进士调江陵尉江陵巫风为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纠察往往改业为农岁旱帅守命振荒邑境多所全活有持妖术号真武法穿云子宝华主者皆禁绝之书其座右曰毋轻出文引毋轻事桎楚缘事出郊与吏卒同蔬食水饮去官惟篋藏主簿赵师秀酬倡诗而已调真州司法诏仕者非伪学不读周惇颐程颐等书才得考试宰喟然曰平生所学者何首可断此状不可得卒弗与授泰兴令

袁燮传燮调江阴尉浙西大饥常平使罗点属任振恤燮命每保画一图田畴山水道路悉载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间凡名数治业悉书之合保为都合都为乡合乡为县征发争讼追胥披图可立决以此为荒政首

谢深甫传深甫调嵯县尉岁饥有死道旁者一姬哭诉曰吾儿也佣于某家遭掠而毙深甫疑焉徐廉得姬子他所召姬出示之姬惊服曰某与某有隙赂我使诬告耳越帅方滋钱端礼皆荐深甫有廊庙才调昆山丞

詹体仁传体仁调饶州浮梁尉郡上体仁获盗功状

当赏体仁曰以是受赏非其愿也谢不受

黄裳传裳字文叔调巴州通江尉益务进学文词迥出流辈人见之曰非复前日文叔矣时蜀中饷师名为和余实则取民裳赋汉中行讽总领李繁繁为罢余民便之

赵方传方调蒲圻尉疑狱多所委决

金华府志喻口调宣城尉有境外盗入尉界内口登执归于府府帅臣丘异之开禧丙寅金人犯淮府檄令尉二人饷军由历阳达锺离锺离乃敌冲要法当以重兵护粮护不满千人令畏不敢前口奋不顾难遂行卒致馈于濠羨余弗私迁庆元观察推官

宋史范应铃传应铃开禧元年举进士调永新尉县当龙泉茶陵溪峒之冲寇甫平喜乱者诈为惊扰应铃廉得主名猝而治之县十三乡寇扰者不时安抚使移司兼郡初奏弛八乡民租二年诏下如章既而复催以检核之数应铃力争不从即诣郡自言反复数四帅声色俱厉应铃从容曰某非徒为八乡贫民乃深为州家耳民贫迫之急将以不肖之心应之租不可得而祸未易弭也帅色动令免下户既出令复征之应铃叹曰是使我重失信于民也又力争之讫得请民大感悦有大姓与转运使有连家僮恣横厉民应铃笞而系之狱郡吏庭辱令应铃执吏囚之以状闻调衡州录事总领闻应铃名辟为属

唐璘传璘调吴县尉有杀人于货挟其舟亡者有司求贼急屠者自告吾儿实杀之儿亦自诬伏璘问舟安在钱何用其辞差为缓之果得贼太湖与舟俱至举县感服县有势家治圃将凿渠通舟谬言古有渠常平使者主之璘视干道故籍则诚民田也力争连使者意移监县税璘遂以直闻

杜杲传杲摄闽尉民有甲之子死诬乙杀之验发中得沙而甲舍旁有池沙类发中者鞠问子果溺死

陈咸传咸调内江县尉县吏受贿赋民不均咸以闻于部使者为下令听民自陈利病而委咸均其赋

方信孺传信孺补番禺县尉盗劫海贾信孺捕之盗

方沙聚分掳获惶骇欲趋舟信孺已使人负盗舟去矣乃悉缚盗不失一人

王楠传楠调通州海门尉乘轻舟入海涛捕剧贼小吴郎并其徒十七人获之狱成不受赏

常楙传楙调常熟尉公廉自持不畏强御部使者交荐之

蒲圻县志陈庆勉淳佑八年调蒲圻尉湖北漕使萧逢辰举之曰性资纯恪学问老成擢第二十年一寒自若邑民叹服有清净无欲之化寓蒲圻四载后转漕使通判武冈军

南昌郡乘胡文举宝佑进士主宁国军簿调赣县尉先是有诉杀人匿尸并杀者主名不得文举至一日获尸于池无首又廉得其妻尝与某男子通急录捕男子至而别鞫其妻妻疑事泄遂伏与男子淫共杀夫而埋其首掘得之与尸相合咸以为神自是台省疑狱多以属文举所平反居多辟州录事参军授浮梁县丞

宋史黄震传震宝佑四年登进士第调吴县尉吴多豪势家告私债则以属尉民多饥冻窘苦死尉卒手震至不受责家告府檄摄其县及摄长洲华亭皆有声

陈仲微传仲微调莆田尉会守令阙通判又罢口不任台阉委以县事时岁凶部卒并饥民作乱仲微立召首乱者戮之籍闭巢抑强余一境以肃囊山浮屠与郡学争水利久不决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它日沿檄过寺其徒久揭其事钟上以为冤旦暮祝诅然莫省为仲微也仲微见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质明首僧无疾而死寓公有诵仲微于当路而密授以荐牒者仲微受而藏之逾年其家负县租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还其牒缄封如故其人惭谢终其任不敢挠以私迁海盐丞

元史牟应龙传应龙咸淳中进士第时贾似道当国应龙对策直言考官不敢置上第调光州定城尉应龙曰昔吾祖对策以直言忤史弥远得洪雅尉今固

当尔无愧也

金史刘焕传焕登天德元年进士调任丘县尉县令贪污焕每规正之秩满令持杯酒谢曰尉廉慎使我获考

翰勒合打传合打以荫补官充亲军调阴山尉县当兵冲合打率土豪官兵身先行阵贞佑初以功迁本县令

苏州府志袁政永乐七年授湘阴典史民故窳惰不能力作每征调则多逋逸政为劝课振励自是民垦田力穡治生业遂因以饶后以夏原吉荐迁遂安知县

后渠杂识曹文忠鼐为人疏通俊爽初为校官不乐愿得繁剧一职改泰和典史时中使旁午置邮无虚日公处之裕如延礼名儒益进学不倦复修举子业遂登进士及第西杨先生嘉其志荐入经筵士林荣之

县尉部杂录

春秋元命苞天尉主甲卒设武备

西京杂记拾遗立紧评事出紧赤尉坐紧吏部铨注皆以才望清高标格孤秀者为之俗号为三紧官

荆州图记澧阳县西里澧水之南岸白石双立状类人形高各三十丈周回等四十丈古相传有充县全尉与零陵尉论疆因相伤害化为此石即以为二县界首东标零陵西碣充县充县废省今临澧县则其地也

墨客挥犀尝有一名公初任县尉有举人投书索米戏为诗答之曰五贯五百九十俸虚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口甚瓮熙宁中例增选人俸钱不复有五贯九百俸者此实养廉隅之本也

杜甫赠高适诗云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韩愈赠张工曹诗云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杜牧寄小侄阿宜诗云参军与簿尉尘土惊劬一语

不中治鞭捶身满疮以此明唐之参军簿尉有过则受笞杖之刑犹今之胥吏也

懒真子县尉呼为少府者古官名也汉百官表云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则奉养天子名曰禁钱府是别藏少者小也故称少府以亚大司农也盖国朝之初县多惟令尉令既呼明府故尉呼少府以亚于县令

燕翼贻谋录尉职警盗村乡争斗惮经州县者多投尉司尉司因此置狱拷掠之苦往往非法咸平元年十月己丑有诏申警悉毁撤之词诉悉归之县盖后生初任未历民事轻于用刑县令权轻不能制服民受其殃此令一行至今无敢犯者

清波杂志古治百里之邑令拊其俗尉督其奸故令曰明府尉曰少府唐之名臣繇尉超迁驯至公卿者不可数计虽陆贽牛僧孺裴度颜真卿李绛皆此涂出今铨法以处试吏者腰弓捻箭从事鞍马巡警阡陌饯迎贵臣敛板揖于路左类以粗官目之判司簿尉不可说未免捶楚尘埃间不特兴叹于昌黎公

豹隐纪谈自来县尉下乡扰人虽监司郡守亦不能禁止迩来尤甚京口旅邸中有戏效古风雅之体作鸡鸣诗曰鸡鸣刺县尉下乡也鸡鸣喙喙鸭鸣呷呷县尉下乡有献则纳鸡鸣于埘鸭鸣于池县尉下乡靡有孑遗鸡既鸣矣鸭既羹矣锣鼓鸣矣县尉行矣鸡鸣三章章四句

山堂肆考判司即县尉也唐武德中赤县置尉六员他县各有差别判诸司事故曰判司

野客丛谈杜诗脱身簿尉中始免捶楚辞鲍注曰非谓簿尉受杖杖有罪者尔退之谓栖栖法曹掾敲榜发奸偷此岂受杖者耶余谓不然子美之意正谓属吏受官长之杖非谓杖有罪者官属受杖其来久矣且前汉王嘉为宰相裸躬受笞其他可知司马迁谓陵夷至于捶楚之间观此则知古人当官有过亦必受杖此犹有说谓臣下有过受人君之杖耳非上官之杖也后汉戴宏为郡督邮曾以职事见诘府君欲

搥之云云三国志黄盖为守长署两掾教曰若有奸欺终不加以鞭杖宜各尽心此正明验古人吏属受杖之说也自晋至唐此类尤多注诗者自不深考耳姑摭数端世说载太守刘淮杖主簿向雄后同在政府不交言武帝敕雄复修君臣之好北史庾狄连为郑州刺史开府参军皆加捶搥魏收为中外府主簿频被捶楚唐书邕州经略使陈昱怒判官刘缓杖之二十五而卒浙西观察使韩皋封杖决安吉令孙解臀杖十下而死刘晏考所部官六品以上杖讫而奏杜牧之谓尹坐堂上阶下拜两赤县令属官将百人悉可笞辱其诗又曰参军与县尉尘土惊劬一语不申治笞捶身满疮韩退之诗曰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举此以验杜诗之意可见矣岂谓杖有罪者邪古之官属动必加杖加杖犹可或致之死如张敞弃絮掾市之类是也上官之权甚重而属吏益卑凛然度日不啻君臣之相临唐犹庶几汉时尤甚自入国朝官守上下之分虽严然此例削矣上自宰相下至监当均谓比肩事主非惟无捶笞之辱且省廷拜之礼正所以示一统尊王之意云

晋世官府印章不用故者每到任则重铸非若今之官府专用一印也观孔琳之于义熙末建言今世惟尉一职独用一印至于内外群官每迁悉改终年刻铸丧功消实金银铜炭之费不可胜言愚请众官即用一印无烦改作仰裨天府非惟无益观此知晋世惟尉用一印他官不然

县尉部外编

山堂肆考东汉桓帝时王方平降蔡经家有陈尉诣门乞见方平使前行向日而立从后观之曰君心邪不正未可教以仙道乃以一符与之曰此不能度世止可以禳灾治病存君本寿出百岁上陈尉果至一百十岁

搜神记蒋子文广陵人嗜酒好色佻达无度常自言己骨青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遂死及孙吴初其故吏见子文于道乘白马执白羽扇侍从如平空吏见

惊走子文进马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土之神以福汝民汝宣告百姓为我立祠

县尉部名臣列传

汉

梅福

按瑞州府志福字子真寿春人成帝时为南昌尉汉政不纲王氏擅权福上书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夺外戚之权日以益盛陛下不察其形愿察其景建始以来日蚀地震三倍春秋水灾无与比数阴盛阳微金铁为飞此何景也书上不报乃弃官隐于洪崖山后携妻子隐寓新昌天德乡山中今因号其山曰尉山田曰尉田墩曰梅墩有桥曰迎仙桥旧有子真宅后即其地立观奉之曰宅仙观立祠祀之曰子真祠盖子真之风特立尘表所至人相敬慕以为神仙中人故目曰梅仙而子真所在无一不寓其官名姓号云有苗裔存

唐

赵元

按唐书陈子昂传赵元者字贞固河间人少负志略好论辨来游洛阳士争慕向所以造谢皆缙绅选武后方称制惧不容其高调宜禄尉到职非公事不言弹琴蒔药如隐者之操自伤位不配才卒年四十九其友魏元忠孟洗宋之问崔璩等共谥昭夷先生

沈盈

按唐书颜杲卿传沈盈者杲卿甥有行义明黄老学解褐博野尉与杲卿同死难赠大理正官其二子遥达

宋

朱辂

按长沙府志辂字国器郴州人中太平兴国第调湘阴尉中书梁子美至辂以诗投之子美喜而论荐时邑令魏洙以旷职获罪辂曰令罪而尉荐人必以尉卖令矣愿寝之梁卒荐辂而令亦不加罪迁桂阳监使以母老即挂冠有二千石禄今皆有九十萱亲古

亦稀之句

刘谊

按泾县志谊字宜翁湖州长兴人熙宁三年为泾尉刚果疾恶凡豪强大姓痛绳以法既去而民思之后以论新法被谪隐居三茅山辟口至于无漏或疑其得仙云

王端礼

按吉安府志端礼字懋甫吉水人登元佑三年进士时黄庭坚为参详官亟称其试论初授连州桂阳尉进富川今皆行其所学端礼平雅谨厚不妄言笑进退动止皆有法度向慕濂洛之学慨然以斯道自任探索究极思以身体之不徒为言语文字之工年四十表求致仕筑别墅于南山延四方来学之士所著有强仕集论语解易解疑欲集茶谱字谱

朱良

按宋史朱蹯传朱良者字良伯吴郡人世儒科建炎中为海盐县尉金兵入境良谓僚友曰今日乃忠臣义士死国之时也披甲执戈集所部百余人奋而前击金兵数人死众为披靡然力不敌竟死事闻官其子思后守汉阳

孙晖

按宋史本传晖为泗州招信县尉建炎三年正月金人陷泗州州守吕元阁瑾焚淮桥遁金人由招信将渡淮晖将射士民兵御之沈其数舟会大雾蔽日金人莫测其多寡相持逾半日以疑兵縻晖自上流渡兵晖又战且却城破竟死于敕书楼

杨大异

按宋史本传大异字同伯从胡宏受春秋大义登嘉定十三年进士第授衡阳主簿有惠政调龙泉尉摄邑令适岁饥提刑司遣吏和余米二万石于邑米价顿增民乏食大异即以提刑司所余如价发粟民甚德之提刑赵与大怒捃其罪弗得坐以方命移安远尉邑有峒寇扰民官兵致讨积年弗获檄大异往治之大异以一仆负告身自随肩輿入贼峒传呼尉

至贼露刃成列以待徐谕以祸福皆伏地叩头愿改过自新留告身为质偕其渠魁数辈出降以赏迁吉州户曹历提点广西刑狱除秘阁修撰大中大夫

陈霖

按宋史王师道传陈霖者字傅容泉州人嘉定十三年进士为瑞金尉盗起江闽霖迎敌力战盗系之以去不屈遇害

喻南强

按金华府志南强字百强义乌人自少负奇节累贡于乡不得第用右科调富阳尉礼部侍郎真德秀舟过富春江南强亟见且赋诗为饯人皆壮之其为文善驰骋下笔数千言不烦绳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不甚爱惜惟梅隐笔谈四卷藏于家

元

苏泽

按瑞州府志泽字济民东源人至元中尉新昌时长贰缺员泽振饬县纲卫民抑吏百废具举尝修儒学讲堂建桂峰第一楼及尉厅士民至今称之

曲惠

按延平府志惠字顺卿真定人至正间任尤溪尉郡守郑文瑞重其才檄摄县事旬日问决滞讼六十余件黄巾寇压境惠谓子师善曰臣死忠子死孝大节也万一不幸吾父子当阖门殉节乃行保甲编伍法发常平赈民劝巨室出粟贍兵倡首拒贼邑赖以全后承阉檄率兵抵晋安兵败死贼闻者痛之

赵元龄

按绍兴府志元龄字子年宛丘人为上虞尉先是县官收职米率三倍元龄独无升勺过取土兵之隶于司者每子视之秋毫无所扰邑人为之语曰县尉不要钱只有赵子年

明

冯坚

按明外史本传冯坚不知何许人洪武中授南丰典史县民悦之为作德政谣一章二十四年上书言九

事一曰养圣躬以福民社王者综理万几固当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然而兆民之安宗社之固咸系于一人陛下春秋高矣未见日而朝百官日晏而犹未罢此非顺时调护之道也臣愿清心省事不与细务以为民社之福二曰择老成以福诸王诸王方当英妙壮盛其左右辅导不可不慎也臣愿择取老成之臣出为王官使得正色直言以时匡救庶几谨守藩屏以为诸王之福三曰攘要荒以福中国先王立纲陈纪制礼作乐以成至治者由其慑服远人然后中国奠安得以施其政教也今天下一家四海一人而边鄙无备可乎臣愿务农讲武屯戍边圉以为中国之福四曰励有司以福生民方面诸臣所以表率守令者也臣愿得廉正有守之士旌别所属贤不肖具实以闻于朝而黜陟之则为有司者率皆迁善改过而勇于自治上下守法刑清讼简家给人足足为生民之福矣五曰褒崇祀典夫生而功业显于当时则其逝也声华着于后世往往载在祀典崇德报功使民慕思不忘者也臣愿备敕有司采访历代忠烈事迹量加封谥俾末俗有所兴劝六曰减省宦侍夫寺人之役不过备使令给洒扫而已在昔人君多为所制由其晨夕密迩故其言易入遂养成祸患而不自知也以陛下鉴察之明万万无此臣愿上览史籍裁去冗员不惟严重朝廷实可杜异日威福凌替之渐七曰调易边将命将御边国之大事在昔人君假以兵权久在边圉卒致放纵淫佚不可驾驭陛下圣谟庙筭业已举无遗策凡诸将帅必察其言行可托腹心者然后置诸阃外又必时迁岁调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勋臣实可防将骄卒惰内轻外重之渐八曰采访吏治先王以知人安民为急夫知人所以安民也今有司未尽得人廉干之才或为上官所忌寮吏所嫉其能自立不屈鲜矣故为善于下而上不加察非激劝之善术也臣愿广布耳目访廉斥贪以明黜陟九曰增置关防夫立法防奸有国所必务也陛下既置勘合凡有征发必验之使同然后得行可谓得

革弊之本矣近闻诸司惟以帖委胥吏俾督所部少不如意辄加捶楚其害乃及于民臣愿增置勘合以付诸司听其填写差遣既讫缴报如此则所司必不轻发以病民而庶务亦不至屡旷也书奏帝览而嘉之称其知时务达事变又谓侍臣曰坚言惟调易边将则未然边将数易则兵力勇怯敌情出没山川形胜无以备知倘得若赵充国班超者又何取数易为哉乃命吏部擢坚左佾都御史在院颇持大体明年卒于任

青文胜

按明外史本传文胜字质夫夔州人仕为龙阳典史龙阳濒洞庭岁罹水患积逋赋数十万敲扑死者相踵文胜慨然诣阙上疏为民请命再上皆不报叹曰何面目归见父老复具疏击登闻鼓以进遂自经于鼓下太祖怜其为民杀身诏宽龙阳租二万四千余石定为额邑人建祠祀之妻子贫不能归养以公田百亩万历十四年诏有司春秋致祭名其祠曰惠烈

隋吉

按江宁府志吉不知何郡人洪武中上元县典史上言农民之中有一夫一妇受田百亩或四五十亩者当春夏耕种方殷或不幸夫病而妇给汤药农务既废田亦随荒及病愈则时已过矣上无以供国赋下无以养室家口困流离职此之由请命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急之时有疾病则一社协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芜民无饥窘百姓亲睦而风俗厚矣上善其言命户部通行晓谕

阳春

按绍兴府志春洪武中为山阴尉清勤有干局晨起视事日晏未罢唯啜粥而已隆冬无衣长官以衣衣之受而不服其介如此

何聪

按明外史循吏传聪淮安海州人宣德中为四川长寿典史有能声以父忧去服阕改除山东长清正统八年长寿缺知县民五十余人走数千里至京师言

聪前为典史勤敏公廉民皆悦服乞即以县正帝曰聪小吏去长寿已十年民犹思之不置此非循良选耶其即命之聪再赴长寿恤孤贫兴学校息讼弭盗端务惠民民益爱戴

杨贡

按明外史何聪传聪同时杨贡为交河典史得民心会知县林俊迁去父老奏贡清正勤能乞代其职章下吏部尚书王直以贡发身掾史格之帝曰民既奏保宜顺其情若拘以资格用人之途狭矣卿等其体朕意遂之任果以称职闻

安郁

按明外史何聪传聪同时又有安郁者字从周临潼人为四川蒲江典史岁大旱郁斋沐吁天积薪紫极观下誓不雨即自焚至朝果大雨民为之歌曰安从周政何优感天雨岁有秋昔无衣今有裘正统十年部民群赴阙下称郁廉能堪任县令帝即从之其后政声益着

杜濩

按明外史何聪传聪同时又有杜濩官沾化典史为民所爱尝坐事当徒沾化人诣阙言濩廉干得民心帝叹曰典史小吏耳得民心如此良吏也其即还之

顾昂

按嘉兴府志昂字文颺成化中尝仕为新泰典史家澈镇数上疏请镇城事皆报可一请浚城东南地为河载土筑黄家塘捍海一请豁澈所公占城池军营田地税粮一请以城濠空地海上新涨沙地为牧马场毋令镇军纵牧民田一请免所军运艘减马军旧额百匹为六十匹免远漕及孳牧等苦至今人利赖之

李凤

按金溪县志凤昆山人由吏员任金溪县典史正德间宸濠反东乡遗孽煽动流劫入县境凤到任甫月余闻贼已逼即奋勇倡义部领民兵出御之与贼战死于陈凤之抵任也未挟妻孥惟一仆随及其死

悬衣垢无以为殓长吏讳不以实闻未沾恤典溪人哀之

丁益高

按宣城县志益高号襄明少口敏能文任余杭县少尹维时武林兵寇交集邑无正令益高独携一病臂老胥昼夜绥辑民情因之而定又复忘死生冒白刃奔走会城请兵解饷往来供顿不敢言疲杭郡属邑惟余杭城郭独存不遭焚掠之惨益高之力也他善政尤多

张澄

按四川总志澄安岳人任平江典史流贼寇平江澄与知县宋鉴率民兵出境对敌贼气稍沮鉴曰宜退保城东澄曰保城东则西南虚矣吾当以死格之已而贼前锋突赴城西民兵溃澄力战而死事闻旌表其门录其子

萧景腆

按苏州府志景腆晋江人以掾授定远尉丁忧服除补长洲尉时织造太监张志聪恣睢横索县令郭波持法挫之志聪诬波挠御造龙衣执而倒曳之车后景腆率所部弓兵直前手批志聪落其帽市民尽为景腆张气梯屋飞瓦掷志聪竟夺波归志聪还都诉于上械诏下狱时波已升工部主事与景腆并下镇抚司拷讯廷臣壮其义会疏救之波落五级景腆调尉永徙巡抚吴廷举为景腆立仗义英风之碑今断碑犹在长洲县堂侧

胡天锡

按太平县志天锡号圣泉龙乙人以郡掾选山东单县尉刚方清敏各宪皆知其能檄令治河河溃决不常前官引罪去者相接踵且越境运石费不貲天锡易石以土筑之惟坚且厚岁捐帑金若干而河澜晏如时万众猬集岸窄人稠酷暑疫大作天锡家丰于财兼精岐黄术买黄连百余斤并诸药材计价可千金炮治如方日以给病者所活不可胜数漕河两台交荐议超升管河同知以疯证告休盖亦驰驱河干

所致也单人祀之名宦不以卑秩遗之其功不可泯耳